

李朝實錄 第廿三冊

中宗實錄 第四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廿三冊裏付

昭和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豐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3

CHUNGJONG SILLOK

IV (1530~1538)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59

中宗實錄(第四)目錄

卷六十七 庚寅二十五年(西曆一五三〇) 正月壬辰朔.....一

二月辛酉朔.....三

三月辛卯朔.....一〇

四月庚申朔.....三

五月庚寅朔.....四〇

六月己未朔.....四

七月戊子朔.....五

八月戊午朔.....五

九月丁亥朔.....三

十月丁巳朔.....九

十一月丁亥朔.....八

十二月丁巳朔.....九

庚寅二十五年 辛卯二十六年(一五三一) 正月丙戌朔.....一四

二月丙辰朔.....一〇

三月丙戌朔.....三

卷七十

卷六十九 庚寅二十五年

卷六十八 庚寅二十五年

卷七十一

辛卯二十六年

卷七十二

辛卯二十六年

卷七十三

壬辰二十七年

四月乙卯朔	二八
五月甲午朔	二五
六月甲寅朔	二三
閏六月癸未朔	二四
七月壬子朔	二六
八月壬午朔	二四
九月辛亥朔	二四
十月辛巳朔	二四
十一月辛亥朔	二五
十二月庚辰朔	二七
正月庚戌朔	二五
二月庚辰朔	二六
三月庚戌朔	二五
四月己卯朔	二五
五月戊申朔	二四
六月戊寅朔	二六
七月丁未朔	二九

八月丙子朔.....101

九月丙午朔.....103

十月乙亥朔.....105

十一月乙巳朔.....110

十二月甲戌朔.....111

癸巳二十八年（一五三三）正月甲辰朔.....113

二月甲戌朔.....115

癸巳二十八年三月甲辰朔.....115

四月癸酉朔.....117

五月癸卯朔.....119

癸巳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朔.....120

七月壬寅朔.....122

八月辛未朔.....123

癸巳二十八年九月庚子朔.....124

十月庚午朔.....126

十一月己亥朔.....127

十二月己巳朔.....128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甲午二十九年（一五三四）正月戊戌朔……………三九

二月戊辰朔……………三三

閏二月戊戌朔……………三六

三月丁卯朔……………三一

四月丁酉朔……………三四

五月丁卯朔……………三二

六月丙申朔……………三三

七月丙寅朔……………三九

八月乙未朔……………三五

九月甲子朔……………三九

十月甲午朔……………三六

十一月癸亥朔……………三九

十二月癸巳朔……………三六

正月壬戌朔……………三六

二月壬辰朔……………三九

三月辛酉朔……………四〇

四月辛卯朔……………四九

卷七十七

甲午二十九年

卷七十八

甲午二十九年

卷七十九

乙未三十年（一五三五）

卷八十 乙未三十年

卷八十一 丙申三十一年（一五三六）

卷八十二 丙申三十一年

五月辛酉朔	四三
六月庚寅朔	四四
七月庚申朔	四二
八月己丑朔	四六
九月己未朔	四九
十月己丑朔	四五
十一月（戊午朔）	四五
十二月丁亥朔	四九
正月丁巳朔	四六
二月丙戌朔	四二
三月丙辰朔	四六
四月乙酉朔	四七
五月乙卯朔	四八
六月甲申朔	四九
七月甲寅朔	四九
八月甲申朔	五〇
九月癸丑朔	五〇

卷八十三

丙申三十一年

十月癸未朔	五二
十一月癸丑朔	五七
十二月壬午朔	五三
閏十二月壬子朔	五三

丁酉三十二年（一五三七）

正月辛巳朔	五四
二月庚戌朔	五四
三月庚辰朔	五七
四月己酉朔	五八
五月己卯朔	五九
六月戊申朔	六二
七月戊寅朔	六二
八月丁未朔	六三
九月丁丑朔	六八
十月丁未朔	六三
十一月丙子朔	六八
十二月丙午朔	六五

卷八十四

丁酉三十二年

卷八十五

丁酉三十二年

戊戌三十三年（一五三八）

正月丙子朔	六八
-------	----

中宗恭傳徽文昭武欽仁識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七

二十五年正月壬辰朔遷都于大坵殿 命進中米七十石
官正布官木各一百五十四水油鼎各一百匹于大坵殿○又
已遷都李副朴卿事憲府啟王子君趙忠孫等事諫院啟金伯駱及
銓曹請推事傳曰王子君等依律推之餘不見○甲午傳曰西所衛將
黃琛以本司責任來改○以衛將空所出何如以都摠府而
如山者例也以西班正職無衛將則不可兵曹未及詳察而如是乎
兵曹曰衛將以六曹參判進之者此 祖宗朝舊例也都摠府亦
如是故曹乃議而不改如有所難改之亦可傳曰 祖宗朝舊例不可
知也以西班正職無衛將近所未見故言之都摠府則二負入直故以
宣仕出可也衛將則四負各直四所如以責任而出則宣傳官以標
信代直諱所若近則可以兼之而遠則不可今以正職兼衛將違改
之而後亦不可如是也其以是奉承傳○憲諫院司事銓曹推考事如
餘不見○乙未遷諫院前事皆不見○丙申 倫朝講知事金克福
曰此云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則雖有佛法無由而入此言至
當近以我國之事見之朝廷上下不崇佛道而僧人滋蔓未有甚於此

中宗恭傳卷六十七

時在 祖宗朝僧徒必給度牒而無度牒者不得恣行又今各驛嚴加
禁止故其有不得已出行者必借同流之度牒而其或有無度牒行之
者必定軍設以此不至恣行今昔分方守令于行度牒之法胡未例以
無度牒僧人報于監司監司亦以此於開往為文具故為僧者無入持
度牒而又無一人定軍役者以此日至熾近來法禁稍緩之所致也
雖不能永絕其根然嚴加禁戢則庶有忌憚不得恣行今之為僧者
類皆遊役逃亡之人一人逃則守令微其身役於一族一族不能堪又
從以逃數則害及隣里相率而逃故軍額日至減耗而僧徒反多以至
京城之內恣行無忌請申明禁衛傳講官沈承光曰王政明禮教使
政教充於天下則自爾無佛以度牒之者未也且有官給度牒為僧
則是教人為僧也古之為僧者不得入城市雖幸入來不得為僧之衣
裝必借九人衣笠行乞於市者間或有之今為僧者衣其笠其笠必
行閭里路不畏忌此乃政教之不行也願自上省念為僧者不允賜
曰無度牒僧人禁止之言亦非欲給度牒教人入僧也蓋欲其不恣
行也僧徒眾多專由守令不察戶籍而然也一邑軍士或至三四十
無差足者居年為守令者無慮於充定雖有明望攝役人者不給軍士

而奉定日守實食以此巡役為僧者日甚而軍額漸耗推制之法不可
舉行勢有所不可今之計莫若令各道監司申勅守令檢察戶籍如其
人之輩同生幾人子息幾人無役與否一詳察以充軍保充實矣 上曰
所言之當近見各道監司故本無度牒僧人定役事雖或有之旋即
逃亡猶無益也若使守令專務恤民檢察戶籍自無此弊矣不然則今
日雖推制定役明日運還何益之有其守令守令詳察戶籍則庶乎可矣
執義趙宗敬曰臣聞外方之人男女成群爭住寺刹念佛施齋者其
不億巨頃者往開城府見之則天宮聖居山等處巨剎幾盡重修京城
不遠之地猶如此況遠方乎且聞忠清金羅兩道地方僧徒視他道最
多非徒避軍役而已稱念佛行者十百其群此兩道人心又頗惡僧
徒作黨相聚為盜或有指言為盜賊則必焚燒其家臣恐為非偶然
之慮也 上曰僧人推制前者有各道一時並舉之議然群聚而起相
率為盜則非徒無益乃反有禁禁斷之事自有其法其令監司申勅守
令使之盡心奉行以漸治之可也宗敬與大司諫南孝義各陳前愆之
事答曰朴綱趙忠孫事休矣餘不允先賜曰今年收稅民生至為完閑

中宗恭傳卷六十七

當初各官不給霜後灾防朝廷未之詳知視為尋常 依本道監司啓
本所別無他議今年霜降近古所無非投口食不給種子事無兩年分
年分第事前日事諫院之予意亦以為然議于大臣以為朝廷會已
議定改之為難云果收稅太重則民不聊生雖欲救荒亦不難乎予意
以今年收稅不可視同常時也尤獨曰當初各道監司各別諮開則所
當議改而不爾臣等初不料凶年之至此極故前日如彼議改也宗敬
曰雖恤癘別設事恐至有弊故令戶曹判書燕之賑恤之事雖戶曹之職
掌但事務煩劇恐不能專一為之請委重臣別設局使之措置何如若
以設局有弊則與地餘覽撰集有何汲汲而今乃設局乎此事司中官
已議之而欲於經筵啟之以矣 上曰此事前若議于大臣而以戶曹
判書燕之者所以除弊也雖別設賑恤應若五部不能詳察則稅無益
也京幅曰宗敬之言至當今方諸事裁恤之時別設賑恤應果有弊故
戶曹燕之則戶曹事務甚煩不可委諸郎官必頻須判書樞治以此無日

不仕賑恤之事恐未及詳察專一也停下急之事而先其急務有何不可前此由荒雖不至此則今賑恤今雖別設意亦無大弊也先時臣等初慮欲除煩弊故議以戶曹兼之今又皆以別設為當則臣亦何必執拘乎今更議可也 上曰以 成宗朝事見之賑恤便否累朝相承會議其時亦以為有弊而終不遂至今不可使使巡察也但各道賑救事目歷練上東後特遵待從之人以時拘奸察其勤慢可也克懼曰往在壬寅年臣又嘗為黃海道賑恤使又遵求之後言之曰賑恤之事亦多有之矣但飢荒之年多事從事官而行其弊及有甚焉云若遣使巡察則決不可為令別設局專一詳察行移于各道令監司檢察則弊亦無矣宗曰前省聞之當平倉本為賑恤而發而飢民未蒙實惠當大費又發其利云臣等以為不然當商大賈以食利然市賈多水則飢民亦無不利若於分給時部負嚴明檢察則自然無此弊上曰富民雖或有取利者民間多水則果為有益於飢民宗曰賑恤之道節用為先竊聞之二年貢賦盡用無餘而引納棄散之貢今年如是明年又如是則臣恐終為無窮之弊也一年用度其初必商度定法而今至於此請自 上節用而愛民○傳曰經廷臺諫啟曰今年凶歉固

壬午年正月二十六日

三

非偶然賑恤應為別設云大臣亦有言當設者此事當初議于大臣皆以為戶曹判書兼賑恤使可也故從議為之也今西部人物欲死是乃部負不報之致然耳非戶曹不能賑恤之故也宰相之人既委其任今又欲設局則是似以其人為不能善其職也予意以謂今不可別設局也但今年凶荒太甚何以則可乎批政府郎官更議以改且常平倉京還上事臺諫亦言之問于該曹以答○戶曹曰若裁常平倉則市中多米求之者易得矣然須納其價然後受出於市中與利之人車食其利於飢民賑濟無益近來連年凶荒而去年少總國穀猶不裕行祿終飢民益多則恐未能周遍賑救也且京還上事外方之穀車影分給兩皆開然後發錢施行故例於三四月間給之而正二月之時則無天降口知○鄭光弼陪曰賑恤應別設當官已於經筵虛啓上教至當前日臣等所啟之外更無他悉沈君李待議曰賑恤使不必設局為之故以戶曹判書兼之事前已議啟今 上發令當臣等意亦以為不必別設也但各道監司亦必盡心救恤矣然恐速移移事更論何如傳曰今見大臣之議以為移設事請更下諭云前此移設公事是有之矣但其時或以為有弊或以為當移事今未能記憶也不可使以

壬午年正月二十六日

四

大臣之議而不問有司率爾下諭也其招戶曹郎官以議得畢予示之移設便否問之以答可也○臺諫啟前事不允○以金洞為成均館司成史臣曰洞行身愈好談命 上頗信之擇新辦馬時進入閣門上其吉由吏判洪彥爾亦素相能故得拜是職士論非之尹豐亨為弘文館校理金義貞為修撰李任嚴斯為副修撰應昌為博士○丁酉戶曹啟曰移設事黃海忠清兩道初面田稅米以担移于京畿作種子事有矣以賑恤移設公事無俟傳曰昨日左右相議移設事各道監使處當更論云故問諸戶曹則曾無此公事未知和政丞之議以賑恤別請移設耶更問以啟○臺諫啟前事不允○日暈兩耳○戊戌味爽 上親傳宗廟春享大祭香祝○左右相議曰言及忠清道內浦凶荒尤甚宗畿觀察使當詣戶曹同議為之忠清道觀察使亦必自措置矣然以其道內有穀處推移賑恤而若不足以全慶尚道中餘穀移轉賑救事今戶曹論于觀察使何如傳曰其今戶曹為公事以啟○臺諫啟前事憲府以前承有許寬華推舉入啓曰承政院書吏林幹掌樂院書員李佐等以承旨等宴飲事推問則以二十月二十一日醫妓皆會納供而後乃慶辭曰二十一日醫妓不往云初服而還諫故後更刑推也而刑推爭事在承旨職問之後公臺節次似願創故並欲其因此以李宗白開見日記承旨啟曰此不類上疏而雖或有聞見民弊若因此為公事則於事體異矣而守令不法事及民間弊壞法司如有所聞可以行移推問故置入啓也傳曰李宗白前承旨推舉及所啟事知通餘不允○以前承旨推舉下于政府曰許寬華以為雖招致妓工而張樂則不為云事于招辭亦不願言張樂之事然既招致妓工則雖不張樂當以杖一百告身處行追奉懲律也然以全科罪之無乃太過乎故此公事並棄之也當初憲府啟曰六承旨等會妓工宴飲云故皆依杖罷之也許寬華雖曰不為張樂而既會妓工則其不會妓工者亦自不同也大抵有罪者全釋不當無罪者不可與有罪同論也李龜齡沈身慶罷職雖未及今還叙用而許寬華等只罷可也○已亥 衡少講侍進官中公濟曰前承旨推舉忠清道十一邑果失農故放荒事目令以道內之穀推移賑救而以他道移穀則於事目雖不備亦可依大臣之議為之也且聞京畿種子實難元種子六萬餘石內僅修一萬餘石矣四萬餘石不足而無可出之處故以忠清黃海等道田稅米作租為種子亦已為公事而啓也○看海忠清兩道亦失農更不可移設則不得已以全羅

諸之穀漕運用之而須得春和然後可以漕運也金維通元田稅輸運
外所餘兵漕船價可以漕運米二萬餘石雖以此轉移於京畿然亦豈
以此能賑救也如此而不足則不得已以京倉給之但金維通漕運米
出漕時民弊大所轉輸中令如以准數之石給之則善矣又陳穀豈
能准數乎如以所耗石給民中漕而或有不准數乃徵諸民則民之運上
田稅尚不能備納又徵其所耗之數則民必難散也金維通雖不甚失
然然縣布一匹直荒租五六斗則豈曰小檢而若此漕運民弊豈少其
如漕教差官斗量給民而出漕則未和若事何如也 上曰今年救荒
事大臣咸以為難而戶部亦必規畫矣如此公事即為報府周備措置
可也○臺諫諸前事憲府前事官推考事官多許寬尹任黃士
祐朴祐祿雖有謂不弘聲榮然司中豈無所聞醫政招致事狀明白
而於拒不服尤非也請依公事罪之注書聞世貞則會已承服請依律
罪之李龜齡仇才慶雖不會妓工而如此荒歲在近宮之地不體上
意縱恣宴飲不可叙用請仍罷職皆不允○庚子 御朝講侍讀官南
世偉因論學校乃曰學校國家之所重人才風化皆由於是也師儒須
擇一時有文學名望者乃委其任不以常調待之然後士子自然興起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五

而就學矣以我國事觀之 祖宗朝有金鉤金末乃斯文有名之人而
通於性理之學以任師儒以勤勉敦誨為已任故一時人才多有成死
者遼官名士皆其弟子而國家待之亦重故其終位至一品也臣目觀
柳崇祖傳通經史而精於理學故為大司成時不倦教誨常以周易庸
學及諸性理之書通讀也以此士子雲集費令狹窄不能容尼故其時
請加營造學官令者亦得如金鉤金末柳崇祖等人俾居師儒之任則
學校自爾修舉而儒生亦必興起矣 上曰所言當矣學校果不如古
故儒生不樂赴學師儒所當擇而長官尤重學校豈徒作成人才所以
正風俗其任豈不重乎若一擇差不可數遠以為大司成兩有成效則
可陞為同知也領事李惟清曰金鉤金末乃 世宗朝人只聞其名未
見其人誠非偶然人物也柳崇祖以訓誨為已任亦有成效也○臺諫
諸前事皆不允○日臺○辛丑 柳少卿特進官潘碩每日臣前為誌
道其使時見其某婢推劇事令其進都事主之文籍隨手時少有違錯
皆不取實而輒為公其文籍又寄收納若盡詳察為之則事失不然則
豈無曖昧乎大抵一司之中堂上即官同謀商確劃之處失多有錯謬
之事一進之事都事獨斷則亦能得其當乎以是民情騷擾或斷寬

于監司則推諸都事以為我所不知云其究周終不得仲將盡為公則
民實豈少哉且有奸詐奸詐之後偽造文籍廢良為賤者亦多如以文
籍不明歸屬於公則雖曰官家有得以白文一慶壓良為賤者皆果
則臣恐國家多失良民也此道之人本無奸婢只有人居之其平居
無事之時尚有遷士離鄉之苦况奴婢以文籍不明歸屬於公則必有
離散之弊 上曰予未及知之也無乃朝廷議而為之乎大抵堂上即
官共議分辦事訟猶且不足况一都事其能獨斷乎果不無廢擢之弊
不知自何時為之也潘碩曰曰自前年為始有此事韓亨先曰此道之
人不可以禮法繩之也丁亥年李施愛之亂事由於推刷民丁也其特
民丁多數投屬于施愛而施愛以推刷懷恨謀亂云今此之事未能詳
知其所以也文券若皆收納則必有寬闊矣此道之人與南方異不可
如是待之也碩曰曰廢矣編之外則王化絕遠人心惡感信難無理之
言胥動浮言其治之也甚難為守令者其決事若平易快廉則已幸與
胥吏有偏耳之語則必生疑慮據証罔之語恐動人民其愚惑如此必
須鎮定人心使無騷擾之弊可也○臺諫諸事憲府前事憲府前
承旨又啓宣貨監金正金光報前為平壤府庶尹時以濫刑官物致死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六

而當有免叙叙用亦已過矣而准品叙用非便請還諫院 答金伯聯事
皆不允○禮曹啓曰京畿凶歉尤甚糴糴二欲令裁減而自曹拉城
為難今乃欲更傳曰今年畿甸凶歉上下非不知也雖糴糴裁減然係
民庶有蘇復之理糴糴與司稟院磨錢錢可也○傳于政院曰潘碩
押於鍾建以為兩界以公私賤籍有准民民間職授而都事獨掌監司
不與焉文券若有清抄者即收納其如婢亦令屬公云必以冒占皮民
者多故該曹如是公事也果如潘碩所奏則豈不可也其問諸該司
以答○忠清道洪州監浦雷慶尚道巨濟省州當金羅道光州等十一
邑大雷電以雨○壬寅御朝講領事沈貞曰李施愛語當初意以為
朋友蓋問開曉話而情不可推動曹問孫乃六卿之人則亦不可不
信委任故以不可推之意答之李施愛作虛語則無缺之人也更問其
言必無形迹之語也義州總報所提彼人乃漁獵者故劉鍾在子云如
此之言已出而合理山郡中李敬智乃李忠義州牧使時判官曹問孫
赴京時軍官兩居疑其以此事故也又聞論軍功時張彥良怒曰非
我所知也何軍功之有云而曹問孫聞李忠之語登問諸助防將池世
芳則以為不知也世芳庇護與否及聞孫知不知不可知也至以助防

將放諸月丘華備建司同謀以為防禦必急故如是耶差助防將進之而聞孫出率平壤平壤去江邊建官師至近其以此見之事多虛疎當初不欲以敬差官推之者以用刑故違情指動故也李蓋非使不為親見之精神容耗難可取實若揭問中玉衡則可知其情玉衡若隱諱不言則與至密何異王衡非言于常希與宰相言之所當下問也上曰欲更推李蓋者非以違情之實不實也以人臣不直督違故也今聞釣絲之言以要功乃捉微微者則是違方大事必須窮推也 命招中玉衡玉衡遂曰臣軍官張秀判江界府使張亨良之弟也見兄于江界還來翌日日被拿到義州其目監司李也亦巡到是州乘昏臣謁監司于房內俄而於使金瑚亦就謁李也曰山羊會斬賊不實事李蓋兄必聞於此處云金瑚曰雖非此處人入所言遂於靴精間抽出彼人進告書乃皆敗漁彼人捕獲事也現又曰又有一事吾聞言於李邦兄李良曰據彼人斬獲時我則足跡不到事未見知故聞我得忠軍功之言通事于兵使軍官廳又通書于李侯方好義處猶恐詳之不得故陳而姑置云李蓋即招秀邦細問其事所答如右李邦又曰山羊會斬獲彼人以釣絲纏繞手指曰我釣魚人也哀乞不罪遂射其膝忍事到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七

理山人曾言之云臣聞此言而來一日到烟家右議政李君處言之○柳才講○傳于政院曰見至衛所於此者乃李蓋張秀良才邦方好義金瑚李教習池世芳也人數之多至於如此若盡推之則解運入及被罪者必多邊將亦至搖動也然要功生事之人不可以被罪之多置而不問也既問諸申王衛則亦不可棄之也不知何以為之耶問于碩左相處山羊會斬獲實不實則不干於李蓋也盡諫之說以為君父一體而下問時不有輪其情故請推之且欲問言報也今見書李蓋之言於金瑚曰李蓋見聞於此處云所謂此者乃義州也以此觀之蓋之不直其矣前首大臣以為親功臣二品之人只此罪之可也云云蓋亦如是今更以書諫所推問李蓋何如並問之右相李君處雖問之必不過如此言之且以為難也不必問也 命乃將之傳聞王○臺諫落前事傳曰李蓋事已問申王衛更問三公後裴蔭也餘即不見○政院降曰北道奴婢推刺事問諸掌隸院則以堂上之病文籍不得考致也然前年以年山姑為傳渡事已行移也云傳曰此事當初已報府為之其收諫于三公○日量○癸卯 柳才講○注書推應昌以領左相意降曰申王衛所諸事體重大且關邊事前日金善孫結怨於趙廣今於

理山者又如此則彼之居情固矣非使由在於我邊變自此以成歟周朝廷之事亦不可不體宜急遣諷事諒諒期官盡得事情略治有罪此亦國典且盡釋之遣似當官指已釋推問不難速果想必不多如其時理山雖將宜先拿致以待事干服定罪亦當李蓋雖加金律何惜然以玉衡所推觀之山羊會事連內宣統蓋聞之不平傳聞於至衛等耳但據當時精神容耗未能開辦兼項他情且卷烈自 上未減未為失刑傳曰李蓋蓋以所聞直登初不直於是故推左相處更推與否令收諫兩來則乃曰有上未減未為失刑云似以為推訊後斷罪云也與所問之意少差更問之碩左相議答曰蓋雖別無他情下問時李蓋事已今推之餘則不見○舍人洪叔曠以三公謁降曰咸鏡奴婢推刺事前者今本道成滑上送則奴婢本主生名率請諒誤故其時遂傳不為失此事果驟獲直論本道正之似當○日量冠履向氣貫日○甲辰 柳才講侍讀官金致雲曰大抵衣食恒足不至飢寒然後可以治禮義如或政煩艱重四年饑歲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育妻子則非但不遵其善心將流離失所轉死於溝壑矣饑寒既切於身則何暇顧廉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八

本治禮義以此貽身於不義為賊者多矣以我國之事言之祖宗朝休養百餘年徒知太平之樂而莫居安業頃在廢朝無名之費不時之需誠責於民庶政甚苛使 祖宗朝赤子困瘁流離今幸沐浴聖澤復見太平之治于今二十餘年矣政體似不煩重而民之困窮日以滋甚外資引納之弊民怨不贊九經費制度在 祖宗朝豈微然計防貽定事是何用度有餘於 祖宗朝兩獨不足於今日乎此雖由該司不謹所致然自 上更加省念為今年以國用不足引徵來歲之貢明年如是又明年如是則將有無窮之弊而民之怨怒局有紀極請下問于該會則令義省知事洪淑曰近見窮事民之怨怒與廢朝無異云山必由中令不體 上意不謹率法而施也聞玄鏡之民將至饑饉云食於江道等處山谷郡縣者連路道路云艱微之策不可緩也須自上到令措置御事李行曰私職之在各道者為機案所迫來需本主之家者甚多若無依托之處者何以生隨乎洪淑曰為人私錢者類皆不樂於仰役其主知政提致則若就死地百計謀避乃常情也而外方赴職來需於其主而求為仰役者甚多各道之機案因此可知 上曰觀民之實無知守令所當擇善兩許多守令何能選擇若令監司嚴明察

事推其李蓋前蓋已承服今可照律也金胡則不可拿來推之也如使
金胡有可推之事教差官今將下去公事不可成而為之也其以李蓋
已承服請照律事改為廢目可也○乙巳 御少講○李懷政因平安道
節度使曹聞孫山手會新誠事初以知縣廉李之故雖不知虛實及不
實事傳播之後即驚駭詳盡虛實可也監司李也亟移文請推而不使
之詳盡虛實俾推言相持費以斷後疑云至李非矣教差官下去推問
得實則有有其律矣然不可置之於彼而推其軍卒請先罷之憲府知
轉廢鄭事傳曰曹聞孫若知他例推者得實後罷之可也此則查議如
是啓之大臣亦言其失三公處當收議錄錄廢鄭事不允○以臣等
監司李壽童書狀下于政院曰夏路錄云楊云文也沒雪中落中落手近
所未見之災也○正月十日 上親幸上儀衛司自儀衛司
司啟曰邊事大緊在事員矣山羊會新事乃新漁獵人云誘引獵獵
人而捕提與斥使軍要功與否未能詳知也今事目存使軍及軍功未
錄者皆令推之也然見錄於軍功者皆勇健之人若用刑罰則多傷
矣且預聞推考事則不無逃散之弊請令教差官就兵曹與備邊司參
酌前後教本同議以去何如傳曰如啓○平安道軍邊成川介川地震

丙午三月三日

十一

丙午三月三日

十二

○丙午三月三日議政司曹聞孫事臺諫所啓果當速遣新兵使何如傳
曰聞孫三公皆以為可能故罷之○憲府啓廢鄭事不允○日星
珥○丁未傳于政院曰前者楊寧山君檢叙用當否則皆以為不可故不
得叙用今雖不可叙用職牒則還給無乃可乎收議于三公○憲府啓
韓慶鄭事不允○以徐社為漢城府右尹潘碩拜為忠清道觀察使李
思鈞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李養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吏臣曰思
鈞人物魁傑會於己卯時貶為州府尹及己卯之敗入為副提學不
少提學以仲敷已卯為憲每言己尹之入雖駭我何懷嫌手其時
所見如是故耳非有私心矣其度量如此○戊申三月三日議政司
下人輕議但家聚若寡自 上親幸雖給祿俸未為過也傳曰昨日
教之意以徐叙用朝廷大臣議皆曰不可故不可叙用而職牒並奪故
欲還給而問其可否也今見三公之議以為雖給祿俸未為過也安不知
職牒還給後又給祿俸之謂耶此與所問之意異政院更問以故政院
答曰三公之意以為不可給云傳曰寧山君祿俸衣服等事戶曹
已割削而磨鍊矣今不必更議也所答之意知道吏臣曰此特出於友
愛之誠為大臣者所當特慎其美以全廉倫之意律無害者不煩

天顧之重只欲衣食之需以一國之君不能保金元第致有衣食之窮
是誰之責誠既不保於前寧山今又如此其為聖明之累大矣○御
夕講○憲府啓廢鄭事不允○己酉憲府啓廢鄭事不允○日星
兩珥○庚戌 御夕講○憲府啓廢鄭事不允○己酉憲府啓廢鄭事不允○日星
利川史事今乃孟春陽氣發動聲虫聞當始振但其書狀云雪上則
橫行日出則有匿此乃反常為異非偶然之災也司中書諸文獻通考
則雖有虫災未有如此者以事理計之其為災變莫大於此 上曰非
徒虫災近屢有日變且自氣貫日白氣乃兵象而邊方似不安靜邊
不可謂無也○大抵災變之作專由於民事而今春救荒甚難所當各別
措置也前於經筵臺諫曰常平倉之事雖云富民餉車其利而貧民不
得惠惠米穀若布於民間則貧民亦有可賴之理此言似當也持進官
由公濟曰常平倉之法雖似走矣必必有難布者乃得受食則飢餓之民
安有餘布者乎然米穀若多布於民間則不為無益今春則當措置救
荒但倉穀竭盡於一時而今年若又凶荒則又將以何穀賑救乎此亦不
可不慮也國穀之數本監軍實 則十五萬石分監則二十八萬石江監
則三十萬石會計之則乃七十餘萬石兩所耗者亦多雖有其數陳腐
不實者亦可三分之一計其實數則僅五十餘萬石也以一國豈可無
五十萬餘石之穀乎備無儲而日若有緩急則不知將何以堪矣
國穀今雖堂堂變患之豈豈可謂必無也高麗之契丹來寇恭愍王
時有難亂南進之事 唐明皇身致大平而卒致
幸而之禍德宗之時唐室不至於衰微而又有奉天之亂天運未可知
一時昇平安足恃乎以今觀之邊鄙不可謂無也而平安軍卒盡沒於
驅逐虜寇之時此乃防禦緊急處而暑時分四番今則只分三番云安
州開防重地哨兵百萬不能接足於後水陸水乃安州之地也見許洽
賢何能有所施設云前朝之時其為解弛未知其果如今也今則雖二
千餘兵長驅而來臣意以為必不能當也以一國不能儲百萬之穀而
費用於不急之務者不知其幾何若緊急之事則已如其不然者請一
切減省以常時經費之數計之則去年冬三朔所用乃至四萬餘石以
此推之一年所用錢至十六萬石而去年所貢之稅當八十二萬石則
出入不相侔如是軍資之穀安可費用也臣意以為常平倉之事當者
專利而貧者不得賴焉似不均矣若還上則富者必懷於還納不肯受

之而會者追於飢寒何暇計後日之弊必饑於得食故今方連問于五
部矣臣知經費處多而國計之數甚少故務欲節用而食議咸以臣為
不快也京城之人則以賑賑為業去京城半日程之民亦或以賣薪為
事猶可賴此而生也與外方之民有間矣遠鄉窮民無計資生國穀尤
不可不節用也臣部居處義術訂妻于飢饉濱死饑饉而移妻子于
曹以米太艱政兩司皆訂呈狀于本曹曰我家時未饑饉而有嫌之
人誣飾俾捕故呈于漢城府司憲府司諫院兩司皆不取實呈于憲府而
不取實者大憲之妻與我之嫌人常山都正之妻四十也故向私不
聽也舉數米太艱不食封置臣意以為過甚故問之曰汝有財產而
使妻子至於飢餓國家施恩賑救而不食焉汝罪莫大焉訂曰我雖
貧窮家有斗米豈可空食 君上之賜乎昔當至死我明臣進從事官
猶好則賑救米不果不食封置又有縣布及米相云當初所無之物今
乃有之不無奸術也 上曰前於延建大臣及臺諫皆曰訂實是貧
者而為後日子女婚姻之故欲掩覆貧窮之名此呈狀云以訂之事
西部官貪婪之其虛實未可知也公濟曰使醫女探其家女子無
飢寒之色而且自殺食云雖給米太皆不食仲日之給亦必如是請嚴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十三

虛實何如上曰其三切降則必知其虛實果可推之也公濟曰非徒一
度呈狀至於再三其意必有所在不無懷嫌發說之弊所當嚴實審一
也且雖設東西兩廂而飢饉之民不食食本以乞巧為事者八九
人會食焉則為此乞巧之人各部官自及漢城府官一員逐目仕進
其為支供及為有弊一朝之用錢至十餘石請令各部官一員輪次仕
進漢城府官自時往來糾檢則事不煩而支供亦不至有弊矣 上
曰賑救之動不動不在於官貪之多少而支供之弊亦不無也○應府
官韓慶事不允○辛亥以還曹致時單字下于政院曰柳涇十三日
已死而昨日體曹因其叔告狀乃知之柳涇雖武人且得葬於朝墓
西坡年歲雖幼然亦是二品宰相也中樞府不即移文于禮曹致令
奴子自告至為非也本府該郎官其令推之其叔星禮曹之日亦令考
啓正二品宰相之卒有停朝之事該曹例例之也如堂上官及出入侍
從臺諫有名朝士若有身死者雖無政時等事皆以例書皆可也予欲
知其生死前者物論亦如此若不書管則何能知之史臣曰涇雖經兵
火使專以貪婪為事故被大貪大賄之報昔為奉浦金使侍道大狼皮
靴子十餘部行路營路權責即拜奉旨謂之為人則不足論當時秉政者

可為審察政院除曰九二品宰相之卒有數時吊祭等事故禮曹啓之
例也堂上以下身死者未知自何司審察乎故稟傳曰令吏兵曹書啓
臣之存沒君而不知可乎○御朝講侍講官沈孝光臨文曰桓榮乃一
時名儒當王莽之時避亂隱遁沉潛力學不廢園圖及光武即位擢拜
博士使輔養東宮終至開內儀其重東宮崇儒術豈不偉哉東漢之培
養士氣扶植節義至矣故有曰桐江一絲扶漢九鼎此言其培養扶植
之效也非徒此也明帝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拜五更三老事帝亦如
是其培養有素故漢末人材輩出皆是節義之士雖不能設法於一時
及至黨錮之禍視死如歸曹操曹真皆有惜義之志雖不敢擁帝稱王者
畏黨錮諸賢故也若非黨錮之賢則漢之亡不至於欽帝而當在於沖
質之時也光明教養之效如此比西漢之時淮南王欲叛而憚諸賢之忠
不能總意人材之培養大關於宗社也領事張順曰方今重東宮之
事亦非偶然也舊臣見東宮僚屬或有年少之入請養乃重事須以長
者擇差在 升王之朝嘗以年德俱尊者除之上曰輔養東宮所關
甚重故廣選僚屬而設兼官也以長者除之宜也雖或有年少者豈
曹必擇差兩且有師傳賓客老成入非止二三也賴孫曰師傳賓客非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十四

二三兩朝侍講者乃僚屬也雖有經筵官 祖宗朝則非徒以文學
之士為之必以輔養君德之人為重 上曰養老之事國有其
法故或於闕庭行之而近年以由虎以不樂行於學宮養老則雖未見
然實是盛事也五更三老之事前果以為難也養老於學宮者亦非不
可行也方先曰養老之事必於學宮者以其講明禮義之處也如此等
事外方皆不為也雖或有行之者卒不知行於學宮也同知事尹殷輔
曰三老五更之事及親祖訓教養之地養老之禮必行於是則庶有觀
瞻視效之理雖外方亦可行於鄉校也均是行之也則依古禮行於學
官無乃可乎 上曰如三老五更其人不易得而且無前例為之以難
養老於學宮則非所難也若先曰安車駟馬親親祖訓等事雖不可為
也於學宮養老之事豈是不可行者乎且先武以桓榮為博士使與明
帝晝夜同處今講論尚書而光武親臨馬其重東宮也如是今東宮學
問非偶然亦可時使講論自 上親見也 上曰東宮侍僚屬以過嚴
肅上下阻隔云東宮之於僚屬與君臣之禮異也上下情通可以輔養
也 世宗論難學問之時使文宗親臨實非偶然今東宮之於僚屬

無乃如君臣之禮至於疎隔耶才光曰 上教至當臣為輔德時見之
猶貌自至於髮是乃其勢然也然禮貌不嚴然後情志相通而講諭易
也古者師傳以朋友待之今也過嚴則君臣之間無情志交孚之義須
以和待之有所疑焉則問之然後下可以講論情志自相孚矣慎微曰
師傳傳屬非如君臣之間以朋友待之可也然自下言之實難才光曰
會講時乃接見師傳而一朔只於十五日會講若是月有故則或於十
四日十六日進退為之又兩日皆有故則全廢不行臣意以為不須行
於此三日雖他日亦可行也一朔只一度接見而或有故又廢此乃大
事 上曰雖某日亦可接見也○憲府添轉磨磨事不允○主子 衛
朝講侍講官沈彥光臨文曰古之學者為其傳道故尊師重道今之學
者為章句之學而未見尊師之人也領事鄭允弼曰古之儒者尊師重
道後之儒者只傳習章句而已以我國事見之昔者年少儒生皆私會
讀書今則既不讀書而為師者若微則不肯就學章句之學亦不傳習
此弊非偶然也才光曰武王克商就箕子問洪範及其踐祚又問諸師
尚父尚父乃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夫教與怠義與欲乃帝王之所當體念者故孔子於易以教以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十五

宜內義以分方言之是必以帝王之道無過於教道義也丹書乃書帝
所作而師尚父以此答武王之問黃帝之道則武王之道武王之道即
黃帝之道也歷代帝王之興亡皆由於教怠二字欽明文思言義之敬
溫恭允塞言辭之敬而無怠無荒者辭之戒於怠也克勤克儉言勤之
敬所謂克者乃勉強之意也聖教曰降湯之教也微而恭恭小 心翼翼
文王之教也此皆言其不怠之意實乃丹書所云不怠之意也周公亦以
無逸戒成王所謂無逸者乃勉於教而戒其怠也後世之人君率皆怠
荒而無教慎之實故喪亡隨之武王年踰八十開太公陳戒之言惕然
恐懼是乃終始無怠也武王大人且以創業之主其教省如是其至
及穆王老荒車轍馬迹遍於天下此不教而怠也晉武帝平吳而唐
明皇始有開元之治而終致天寶之亂唐宗定淮蔡而竊古今人主孰
不欲終始一教教始勤於怠人之常情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伊尹之
告太甲曰慎終于始更加留念焉知事全克愍曰九人老則志氣衰耗
不能自振武王享年九十三則當此時年可八十五六歲也況以大聖
人更無可問之事尊師尚父屈已而問之尚父亦不率爾而對之曰王
欲聞之齊矣此使武王重其聽也而武王果悟悔警省太公之欲致

中宗實錄卷六十七

十六

君於無過之地者如此則太公之忠情武王之重道可概於今日往在
世宗朝令機密丹書受授之事揭之於壁上古者大內尚存否未之
知也臣之父家嘗有此圖乃書丹書於額此 世宗朝機密云持運官
金克成曰此云殿機不違者謂武王代教之後也今 上亦繼廢朝而
即位每以廢朝之政為念茲在茲則與殿機一也事無古今更加留
念焉光弼曰人君常當惕厲以教為主可也殿則賢聖之君六七周則
文武之後無賢者也無道曰殷祚喪長天命自度可見殷三宗教長無
逸也一念常在於放縱始無間斷可也 上曰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
西向而立此武王尊師尚父之禮也今世子與師傳會稽世子西向而
師傳東向無尊師重傳之意才光曰是武王處賓位太公處主位也後世
之禮師傳立西受業人立東此與古之禮異也 上顧謂鄭允弼曰近
來銓用人之際每言之少頃年以來別試頻數故兩科出身之人以
權知磨精云兩行之人猶可陞叙況出身者乎四館之法雖從本館之
薦別盡可用之路耶允弼曰四館之負有次第故雖為及第未入實貢
則為權知三四年者例也 別薦乃 祖宗朝所無之法若人之時則
猶可為也武科則時時命官試才以優者抄出六人超選用之無妨

文臣則所當依法用之也若別有所可為者該曹自可奏置合坐時見
司銓李淑幹狀如武夫問其能射與否至皆曰年長而能射大抵兩果詳
才則皆厭厭故狀以如訓導教養之腐儒差遣此甚不當詳事較立之
意非徒當書記之任使年少有武才之人備知邊事以為他日之用如
淑幹者若實能射則可超授詳事也然用人之事當當 上斟酌而銓
曹則不可自擅也克愍曰武科出身者今則視古倍多前者以其上疏
限十年九教去官今不可更有所加減也但再申科第而尚未免權知
者亦有之尤謂曰文臣重試者皆已去官則再申武科者亦可用也上
曰武科重試人等前日上疏防閑于該曹則該曹防閑重試之人果可
用也○聽輪對司僕寺主簿申繼右曰臣長在邊方觀其禦敵之機各
鎮堡所有軍器委不齊又年歲已久名存實無而夫括其狹不得受
紅雖有不虞之變不能射禦臣愚以謂應請全羅慶尚等道舊竹多產
令其鎮兵水使各造長片箭各百餘張送于平安咸鏡道各鎮堡限十
年次次改備而其父疎長片箭分給能射人則輕教軍器雖似虛棄然
軍士以自持而防禦是亦為國事也○憲府添轉磨磨事不允○下
刑曹囚徒于政院囚戶曹書吏習書學軍監書吏洪良生等四人備內